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

□艾华林

火红的凤凰花
在水岸热烈地绽放
像为我的到来
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风轻轻地摇她的叶子
水微微地荡她的波纹
我远来看她，心里怯怯的
她的眼眸发出耀眼的
蓝色光芒，却充满诗意和
柔情
所以，我每次去南湖
都要挤出心里的欲念
才敢亲近她



乡间行吟者摄影
春 摄影 | 林绍海

华夏诗会 星空

树枯了，死了，换了一棵假树（外一首）

□魏鹏展

拿着宝碟呆立
原来的树枯了，死了
换了一棵假树
我徒手抹拭，尘土黏住指尖
用水冲，十指染污
烈日下，我想寻觅树荫
风吹，黄尘滚滚
飘在树上，黏在叶上
似是而非的绿叶
我无法找到真实的虫子
太阳曝晒
热风拂面，叶子褪色了

走过人群中的校园

马路的车急速驶过
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你注视大门后的梯级
一步一梯级，一步一梯级
越走越高
梯级很斜，很陡
大门的栅栏，你想窥视
高墙上的校徽
墙很冷，你不敢触摸
树干很粗，很高
枝叶绿油油的
穿过围墙，穿过栅栏，
但你
仍然听到读书声
大门的栅栏很粗，很高
昂首，仰视，你在努力寻
觅莘莘学子

在一个不完美的春天

□褚向平

延着佛号声声
我深入山中
山外红尘滚滚
关于心事
我这是不是避重就轻
对于喧嚣繁华 如今
我已无动于衷
对于来世
我异常清醒
要首先看破曾经
该过的桥一座不能少
该结缘的梦都将尘埃落定
在一个不完美的春天
天空出来的天空会更空
同时你会发现
山寺之内
一枚枚残缺桃红
像极了
一盏盏缀满慈悲音符的灯
荒芜尽头 闪着无界光明

八方杂谈 刘诚龙

帮凶必凶帮

故大学士焦芳有个传说，他去街头请人摸他骨相，麻衣相师傅给摸了摸，见其骨全是整骨，叹息一声：您啊，一身整骨头，一生叫花子。焦芳不恼，让再摸摸，大师再摸了摸，大吃一惊，这回摸到其下巴：骨头王八，整骨下巴，不为阁老，便是皇家。

焦芳没当上皇家，阁老当上了。当上了阁老，骨子里却依然是叫花子。焦叫花子，不在步行街头讨米吃，却是裤裆下头讨水喝。明白来说，就是在刘瑾阉党之档里舔食。焦芳如何阴结刘瑾，其传无载。这里有个传说，可知其夤缘术。有李贤者，是焦芳河南老乡，时任大学士，焦芳以老乡名义串门，行为猥琐，如乡巴佬。得知李贤好色，常带婆娘去，三人书房小屋促膝，谈到入港，焦芳走，个小时后，知事情办完，再回书屋，带婆娘归（又阴遣其妻入侍）。焦芳因此步步高，高到比李贤高了，一脚踢了李贤，曰：此间唯重权，情谊不值钱。

夤缘权贵，可卖婆娘，便没什么不可出卖的了。焦芳巴结刘瑾，史上是有书的。刘瑾陷害忠良，动摇国本，正士气恼，刘健、谢谦、韩文等上了一疏，请诛刘瑾，韩文这些人，好里说，是规矩，坏里说，是迂腐，不会玩阴谋，只会弄阳谋，这般上书，也老老实实走程序，先报吏部，不会办事哪。焦芳其时任吏部尚书，拿到这书，好比袁世凯拿到康有为反书，连夜报荣禄。焦芳拿到韩文谏章，也连夜送刘瑾，“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以告芳。芳阴泄其谋于瑾。”这下好了，一边得祸，一边得福：“瑾遂逐文及健、迁辈，而芳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焦芳由此入了阉党，钻入刘瑾档下吃食。焦芳当帮凶与打手，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呕心沥血。刘大夏任兵部尚书，为政清廉，家贫如洗，不巴结刘瑾，更不行贿刘瑾，刘瑾衔恨。刘瑾之爱，便是焦芳之爱，刘瑾之恨，便是焦芳之恨。刘瑾某次透露阴暗内心，焦芳立即出手：“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家里一分

钱都没有，抄家如何抄国防费十之二呢？要不了他的钱，那就要他的命吧，“谨诬大夏激变，当死。”引舆论哗然，焦芳给刘瑾当帮凶，赶来圆场：“是送之归也。”七十多岁老头了，归哪去？归黄泉。

有几个翰林学士，讲气节，对身心不全者刘瑾，形色间不怎么尿他，刘瑾生恨而智短，不知如何修理这些臭知识分子。刘瑾不知，焦芳知，“而芳父子与检讨段昆辈，教瑾以扩充政事为名，乃尽出编修顾清等二十余人于部曹。”要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啊，把这些人赶出朝堂，让他们去偏远地方吃风吃土嘛。

上面说过，刘健、谢迁曾上过谏章，建议去刘瑾，刘瑾一直怀恨。焦芳知刘瑾心，努力在找刘、谢不是。皇帝有回动议干部，下面拟了名单，“有司应诏举怀材抱德之士，以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彪四人名上。”咦，都是浙江人啊，搞小圈子啊。刘瑾搞的全是山头，全是圈子，这里有四人是同乡，刘瑾挥舞起棍子，“瑾以礼等皆迁乡人”，说要讲政治了。讲政治是假，讲镇压是真。刘瑾打探得知，这文件是刘健起草的，这下可抓把柄。起草文件也是把柄？什么把柄都不能抓，那就是什么都是把柄可抓，“而诏草出健，因下四人诏狱，欲并逮健、迁。”李东阳看不下去，朝堂力辩；刘瑾帮凶焦芳，凶狂以吠：“纵贯其罪，不当除名耶？”硬是把刘健与谢迁给双开了（乃黜健、迁为民）。

焦芳这厮，对南方人莫不刻骨仇恨，“芳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尝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瑾。”刘瑾或地域歧视，也被焦某带出歧视眼来。焦芳做刘瑾帮凶，做得凶，做得恶，刘瑾很多恶事，不会做的，很多坏事，不敢做的，都是焦芳引导刘瑾做，教导刘瑾做，“（焦芳）居内阁数年，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

有时不免让人感叹，主子不咬人，

狗子爱咬人。帮凶凶残起来，比主子更狠。太监魏忠贤，狗腿子特别多，也特别凶，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魏忠贤不好做的恶，帮凶全做，魏忠贤不好使的坏，帮凶全使。刘瑾养帮凶养得多，有次一次性提拔狗腿子1500多人，多是焦芳之辈。这些人如恶狼，如凶狗，横行衙门，鱼肉乡里。

刘瑾那么坏，正直善类，自要除害。刘瑾几次面临弹劾，如南京御史蒋钦，冒死上书，“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死。”皇上也动情了，起心要诛刘瑾。焦芳知之，赶紧报刘瑾，共同谋划。连夜去皇帝那里哭吧，哭诉吧，“夜至武宗前，环跪而哭，以头触地”，感动昏皇帝。这些招数，都是焦芳教之，导之。

焦芳对刘瑾，貌似很尽心。帮凶极力凶帮，不是对主子有多忠，而是对自己有多恐。他为主子干了那么多坏事（刘瑾曾一次性下狱300多名官员入狱，曝晒死官员三人，都有焦芳等帮凶给帮着定罪），一旦主子被清算，这些帮凶没好下场。他们只能，按良知，他们知道是非曲直，知道善恶正邪，但坏事已干了，必须干到底了。史上诸多奸臣与帮凶，我们看见，十之九是，一坏到底。生命不止，心坏不息。

浪子回头金不换，浪子可以回头；帮凶回头不换新，帮凶若回头，金子赚不到了，位子得不到了，身子也或守不住了。他们不会回头，只能死心塌地保住主子位子，千方百计跟着主子吃食。《红楼梦》里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说的便是主子与帮凶，是一条蚂蚱之关系。曹雪芹高看帮凶了，好像他们会与主子同进退，共祸福，与荣辱，相甘苦。帮凶们没那么高尚，一荣指定想俱荣，一损不愿与俱损，主子若损，他们会想着办法给主子止损，止主子损就是止自己损。

故，贪官一窝一窝的，坏蛋一窝一窝的。



天下皆文章
共飲江湖酒

